



把生猪转移到村委大院里

■张嵩

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把整个豫东大地浇灌得沟满渠溢，庄稼被淹，西华县址坊镇许家村也难于幸免。

午饭后，养殖户许富雨举着雨伞站在猪圈外边眼巴巴地看着积水漫进了猪圈里。心想，如果这雨还继续下，有可能整个猪圈都要被积水淹没。可是这大雨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下得愈来愈猛烈了。

猪圈里大大小小一共有90多头生猪，2头一周前刚刚下了崽的母猪和19头嗷嗷待哺的小猪仔，眼看就要泡在水里。

许富雨开始后悔前几天没有把20头成品猪卖掉；后悔当初建设猪圈时怎么不选择高些的地势……他心里明白，猪圈一旦被淹没，圈里的生猪出了问题，他将面临着倾家荡产的危险。

此刻，表情木讷的许富雨不敢再往下想了，越想越后怕。突然，他扔掉手里的雨伞，“噗通”一声，跪在猪圈旁边的积水中，仰天大喊：“老天爷呀！求求你，别再下啦！你是要毁了我许富雨啊……”

这时候，村支部书记程桂玲正带领两委班子成员冒着大雨在村北大田地里疏通沟渠。程桂玲望了望玉米地里的积水，对副书记孙九林说：“这也不是个办法呀！这雨如果还继续下，水排不出去，也是个问题啊！”

孙九林说：“是啊，这水一个劲地往南流，咱村后比较洼，都聚集在那了。”

半截身子泡在水沟里的村委副主任许念伟听到孙九林的话，大声说：“坏事，许富雨的猪圈要漂起来了。”说着话，把手递交给支部委员许俊涛，把他从水沟里拽上来了。

许俊涛抖了抖雨衣上的水说：“前几天有个买猪的来拉他的20多头成品猪，他不卖，还不如卖掉呢！”

程桂玲着急地说：“你们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咱光想着村里群众的生命安全，咋把这事给忽略了呢！”

孙九林说：“咱来这里的时候，我从富雨的猪圈旁路过时，看积水已经漫过猪圈的台阶了，猪圈那地方低洼，估计猪圈要淹了！”

程桂玲招呼大家伙说：“走，咱们到富雨的猪圈看看，别让猪圈里灌水了，猪淹坏了咋办啊！”

一伙人收起铁锨，正要去猪圈的时候，看到村口有个人跌跌撞撞地向他们跑过来。

“是许富雨！”许俊涛一眼就认出来

了。

程桂玲说：“大概猪圈里进水了，大家走快点，看看咋回事！”

说话间，许富雨来到他们面前，没等程桂玲说话，他语无伦次地哭着说：“你们都在地里排水，我也不想给领导们添麻烦，但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呀！”说着话就想往地上跪，被许念伟一把拉住。

村干部们都了解许富雨的性格，一个铮铮铁骨的中年汉子，不是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是不会轻易掉眼泪的。

“富雨，是不是猪圈被淹了呀？”程桂玲问道。

许富雨哽咽着说：“是啊，现在猪圈里的水已经到大腿根深了，猪快保不住，求领导想想办法！”

程桂玲说：“快走，我们到猪圈看看！”

大家赶到猪圈后都懵了。整个猪圈泡在水里，只露出猪棚和围墙的轮廓。在看猪圈内，该出栏的成品猪露出脊背站在水里，个头小一点的，只露出半截头颅，仰着嘴巴呼吸。令人心酸的是，两头母猪吃力地侧仰着头，用身体支撑着，让自己孩子爬在肚子上，用生命保护着它的幼仔。

程桂玲大声地说：“现在情况紧急，我的意见是，咱村委大院地势比较高，四周有围墙，把这些猪暂时转移到村委大院里去，也好管理，大家有意见没有！”

“没有！”班子成员异口同声地回答。

“不，不，不中！”许富雨一听要把这些猪转移到村委大院里，急忙说：“那是办公的地方，咋能放猪啊！这些畜生太脏了，不中，不中！”

程桂玲生气地说：“谁说村委大院不能放猪？这猪也是生命，也是财产，赶快打开圈门，放猪出来，咱大家伙帮助赶猪！”

许念伟说：“富雨，你准备有塑料篷布没有？雨下这么大，上边没有篷布能中，晚上还有大雨，没有篷布，这猪淹不死，也会淋坏的！”

许富雨说：“有，我准备的有，还有绳子！”

在大家的帮助下，猪圈里的生猪很快被转移的村委大院里。接着，大家伙冒着大雨，有扯绳子的，有搭篷布的，忙碌了一阵子后，90多头生猪在许家村委大院临时安置了下来。

5天后，积水退去了，许富雨把猪圈消毒后，一头不少地把这些生猪赶回了猪圈。他看着这些猪说：“是咱村委领导救了你们这些畜生的命，也救了我许富雨的命啊！”

青年赋

■张鼎

贾鲁流域，周口一方；伏羲旧里，女娲故乡。走过千年历史，阅历百年沧桑；饱尝民族苦难，行健不息自强。农民耕耘劳苦，学子书声琅琅。

狂风泱泱，洪水滂滂；灾祸天降，豫州抱恙。天地苍苍，乾坤茫茫。周口青年，见此家乡，挺身而出，铁肩担当。固堤坝、防洪水；运物资、安民众。不惧艰累，无畏艰

辛。侠骨义胆，铁血柔情。扛得千斤重担，顾得妇幼耄耋。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策马定乾坤。在外风雨兼程闯荡，于内则守净土一方。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断梁。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历此风雨，吾辈自强。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周口青年，前路堂堂！和家乡同在，与日月同光！

打工挣了一百万元

■韩素静

周末，外出。信阳站，上来一位大姐，拎着一个塑料桶，累得气喘吁吁，走到我跟前，她拿出票让我看她该坐哪里。真巧，她就是我的邻座。热情地让她坐下来，偷偷瞥一眼，塑料桶里装的是柴鸡蛋。

我一向不爱与人交流，坐车时尤甚。但这次，也许是好奇心作祟，也许是看到农村大姐就莫名有了亲近感，于是忍不住和她攀谈起来，话题从桶里的鸡蛋开始。

我问她为什么拎那么多鸡蛋。她说：“儿子和儿媳妇在武汉工作，儿媳妇怀孕了，需要营养，我隔段时间就回老家买些柴鸡蛋给儿媳妇吃。”我问道：“那一桶柴鸡蛋有多重。”她说：“大概20斤。”我接着问她：“今年多大了。”她说：“她是67年的。”

那一瞬间，我呆了，我想不到，一个67年出生的人，面部竟然能那么沧桑。

她可能感觉到了我的异样。于是说：“我显老，别人都说我60多了，前几年，我过得太累了。”

于是，新的话题又打开了。她说，前几年，她和爱人在新疆建筑工地打工，她给工地看大门，顺便开小卖部卖些日常用品。但，工地上杂活很多，只要是有杂活，她就会接过来，晚上爱人下班后替她看着大门，她就去干那些杂活。

我很好奇，问她：“杂活是啥。”她说：“杂活很多的，比如打扫楼道卫生。那一次，24层楼的卫生都要打扫，我全接过来了，人家要求一天打扫完，我白天没时间，晚上从9点打扫到凌晨4点。24层楼，我挣了一千多元钱。”

她接着说：“新疆日照时间长，为了多干点活，那几年，她每天睡觉基本都是四五个小时，只要有杂活，她都

接……没有杂活的时候，她就去拣废品，能卖点钱就是点钱。”

我问她：“你为什么这样拼命呢？”

她说：“攒钱给儿子买房子啊！”

听她这样说，我忍不住劝她道：“大姐，孩子大了，你供他读了书，就已经完成了你的义务，他买房，是他自己的事了，你不要这样卖命了。”

但她说：“大妹子，儿子尽管在武汉工作，但咱是农村人，人家女孩都看不上咱，咱不能让孩子抬不起头？所以，我和爱人就拼命干活挣钱，想给孩子买个房子，这不，干了几年，我俩攒了一百多万元，给他交了首付……”

一百多万元？那一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这就是母亲，她在供儿子读书后，又这样拼命努力给儿子买尊严。一百多万元啊，对于一个打工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是一滴滴汗水砸出来的啊。

她继续说道：“后来，儿子谈了女朋友，很快成家了，我本来还在新疆干着活的，但儿媳妇怀孕了，我就辞了工作，来伺候儿媳妇了。”

我问她：“那你怎么伺候她啊？”

她说：“我每天中午做好饭，给她送单位，单位的午餐没营养，我就在家做好，装在饭盒里送过去……”

她紧接着说：“现在，我爱人还在新疆工地上，能多干一年是一年，儿媳妇马上也要生了，我以后就不出去干活了，该在儿子家带孙子了……”

话未完，车到站了，她趔趄趄拎着20斤鸡蛋下车的背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眼里，那个身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母亲的化身！